元豐類稿/卷十五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元豐類稿
卷十五·書十首
作者：曾鞏

上歐陽學士第一書

學士執事：夫世之所謂大賢者，何哉？以其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上，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下。其口講之，身行之，以其餘者又書存之，三者必相表裏。其仁與義，磊磊然橫天地，冠古今，不窮也；其聞與實，卓卓然軒士林，猶雷霆震而風飆馳，不浮也。則其謂之大賢，與穹壤等高大，與《詩》《書》所稱無間宜矣。夫道之難全也，周公之政不可見，而仲尼生於干戈之間，無時無位，存帝王之法於天下，俾學者有所依歸。仲尼既沒，析辨詭詞，驅駕塞路，觀聖人之道者，宜莫如於孟、荀、揚、韓四君子之書也，舍是醨矣。退之既沒，驟登其域，廣開其辭，使聖人之道復明於世，亦難矣哉。近世學士，飾藻績以誇翊，增刑法以趨向，析財利以拘曲者，則有聞矣。仁義禮樂之道，則為民之師表者，尚不識其所為，而況百姓之蚩蚩乎！聖人之道泯泯沒沒，其不絕若一發之係千鈞也，耗矣哀哉！非命世大賢以仁義為己任者，疇能救而振之乎？

鞏自成童，聞執事之名，及長得執事之文章，口誦而心記之。觀其根極理要，撥正邪僻，掎挈當世，張皇大中，其深純溫厚與孟子、韓吏部之書為相唱和，無半言片辭踳駁於其間，真六經之羽翼，道義之師祖也。既有誌於學，於時事，萬亦識其一焉。則又聞執事之行事，不顧流俗之態，卓然以體道扶教為己務。往者推吐赤心，敷建大論，不與高明，獨援摧縮，俾蹈正者有所稟法，懷疑者有所問執，義益堅而德益高，出乎外者合乎內，推於人者誠於己，信所謂能言之，能行之，既有德而且有言也。韓退之沒，觀聖人之道者，固在執事之門矣。天下學士有誌於聖人者，莫不攘袂引領，願受指教，聽誨諭，宜矣。竊計將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下者，亦不以語言退托而拒學者也。

鞏性樸陋，無所能似，家世為儒，故不業他。自幼逮長，努力文字間，其心之所得庶不

凡近，嚐自謂於聖人之道有絲發之見焉。周遊當世，常斐然有扶衰救缺之心，非徒嗜皮膚，隨波流，搴枝葉而已也。惟其寡與俗人合也，於公卿之門未嘗有姓名，亦無達者之車回顧其疏賤，抱道而無所與論，心常憤憤悱悱，恨不得發也。今者，乃敢因簡墨布腹心於執事，苟得望執事之門而入，則聖人之堂奧室家，鞏自知亦可以少分萬一於其間也。執事將推仁義之道，橫天地，冠古今，則宜取奇偉閎通之士，使趨理不避榮辱利害，以共爭先王之教於衰滅之中。謂執事無意焉，則鞏不信也。若鞏者，亦粗可以為多士先矣，執事其亦受之而不拒乎？伏惟不以己長退人，察愚言而矜憐之，知鞏非苟慕執事者，慕觀聖人之道於執事者也，是其存心亦不凡近矣。若其以庸眾待之，尋常拒之，則鞏之望於世者愈狹，而執事之循誘亦未廣矣。竊料有心於聖人者固不如是也。覬少垂意而圖之，謹獻雜文時務策兩編，其傳繕不謹，其簡帙大小不均齊，鞏貧故也，觀其內而略其外可也。幹浼清重，悚仄悚仄。不宣。鞏再拜。

上歐陽學士第二書

學士先生執事：伏以執事好賢樂善，孜孜於道德，以輔時及物為事，方今海內未有倫比。其文章、智謀、材力之雄偉挺特，信韓文公以來一人而已。某之獲幸於左右，非有一日之素，賓客之談，率然自進於門下，而執事不以眾人待之。坐而與之言，未嘗不以前古聖人之至德要道，可行於當今之世者，使鞏薰蒸漸漬，忽不自知其益，而及於中庸之門戶，受賜甚大，且感且喜。重念鞏無似，見棄於有司，環視其中所有，頗識涯分，故報罷之初，釋然不自動，豈好大哉！誠其材資召取之如此故也。

道中來，見行有操瓢囊、負任挽車、挈攜老弱而東者，曰：某土之民，避旱暵饑饉與征賦徭役之事，將徙占他郡，覬得水漿藜糗，竊活旦暮。行且戚戚，懼不克如願，晝則奔走在道，夜則無所容寄焉。若是者，所見殆不減百千人。因竊自感，幸生長四方無事時，與此民均被朝廷德澤涵養，而獨不識襏襫鋤耒辛苦之事，旦暮有衣食之給。及一日有文移發召之警，則又承藉世德，不蒙矢石，備戰守，馭車仆馬，數千里饋餉。自少至於長，業乃以詩書文史，其蚤暮思念，皆道德之事，前世當今之得失，誠不能盡解，亦庶幾識其一二遠者大者焉。今雖群進於有司，與眾人偕下，名字不列於薦書，不得比數於下士，以望主上之休光，而尚獲收齒於大賢之門。道中來，又有鞍馬仆使代其勞，以執事於道路。至則可力求簞食瓢飲，以支旦暮之饑餓，比此民綽綽有餘裕，是亦足以自慰矣。此事屑屑不足為長者言，然辱愛幸之深，不敢自外於門下，故復陳說，覬執事知鞏居之何如。所深念者，執事每曰：“過吾門者百千人，獨於得生為喜。”及行之日，又贈序引，不以規而以賞識其愚，又歎嗟其去。此鞏得之於眾人，尚宜感知己之深，懇惻不忘，況

大賢長者，海內所師表，其言一出，四方以卜其人之輕重。某乃得是，是宜感戴欣幸，倍萬於尋常可知也。然此實皆聖賢之誌業，非自知其材能與力能當之者，不宜受此。此鞏既夤緣幸知少之所學，有分寸合於聖賢之道，既而又敢不自力於進修哉，日夜克苦，不敢有愧於古人之道，是亦為報之心也。然恨資性短缺，學出己意，無有師法。覬南方之行李，時枉筆墨，特賜教誨，不惟增疏賤之光明，抑實得以刻心思、銘肌骨，而佩服矜式焉。想惟循誘之方，無所不至，曲借恩力，使終成人材，無所愛惜，窮陋之跡，故不敢望於眾人，而獨注心於大賢也。徒恨身奉甘旨，不得旦夕於幾杖之側，稟教誨，俟講晝，不勝馳戀慺慺之至。不宣。鞏再拜。

上歐陽舍人書

舍人先生：當世之急有三：一曰急聽賢之為事，二曰急裕民之為事，三曰急力行之為事。

一曰急聽賢之為事。夫主之於賢，知之未可以已也，進之未可以已也。聽其言、行其道於天下，然後可以已也。能聽其言、行其道於天下，在其心之通且果也。不得其通且果，未可以有為也。苟有為，猶膏肓之不治，譬瘠痹之老也。以古今治亂成敗之理入告之，不解則極論之，其心既通也，以事之利害是非，請試擇之，能擇之，試請行之，其心既果也，然後可以有為也。其為計雖遲，其成大效於天下必速。欲其如此，莫若朝夕出入在左右，而不使邪人、庸人近之也。朝夕出入在左右，侍臣之任也，議復之其可也。一不聽，則再進而議之，再猶未也，則日進而議之，待其聽而後已可也。置此雖有他事，未可以議也。昔漢殺蕭望之，是亦有罪焉。宣帝使之傅太子，其不以聖人之道導之邪，則何賢乎望之也；其導之未信而止也，則望之不得無罪焉。為太子責備於師傅，不任其責也，則責備於侍臣而已矣。雖艱而勤，其可以已也歟？今世賢士，上已知而進之矣，然未免於庸人、邪人雜然而處也。於事之益損張弛有戾焉，不辨之則道不明，肆力而與之辨，未必全也，不全則人之望已矣，是未易可忽也。就其所能而為之，則如勿為而已矣。如是者，非主心通且果，則言未可望聽，道未可望行於天下也。尋其本，不如愚人之雲爾，不可以有成也。

二曰急裕民之為事。夫古以來可質也，未有民富且安而亂者也。其亂者，率常民貧而且不安也。天下為一，殆八九十年矣，靡靡然食民之食者，兵佛老也。或曰削之則怨且戾，是以執事望風憚言所以救之之策。今募民之集而為兵者，擇曠土而使之耕，暇而肄武，遞入而為衛，因弛舊兵。佛老也，止今之為者，舊徒之盡也不日矣。是不如怨與戾而易行者也。則又量上之用而去其浮，是大費可從而減也。推而行之，則末利可弛，本務可

興，富且安可幾而待也。不然，恐今之民一二歲而為盜者，莫之能禦也，可不為大憂乎！他議紛紛，非救民之務也。求救民之務，莫大於此也。不謀此，能致富且安乎？否也。

三曰急力行之為事。夫臣民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婦、朋友，皆不為其所宜亂之道。今之士悖理甚矣。故官之不治不易而使能，則國家雖有善製不行也。欲易而使能，則一之士。以士之如此，而況民之沒沒，與一有駭而動之者，欲其效死而不為非，不得也。今者，更貢舉法數十百年弊可謂盛矣。書下之日，戾夫懼，怠夫自勵，近世未有也。然此尚不過強之於耳目而已，未能心化也。不心化，賞罰一不振焉，必解矣。欲洽之於其心，則顧上與大臣之所力行如何爾。不求之本，斯已矣；求之本，斯不可不急也。或曰適時而已耳，是不然。今時謂之恥且格焉，不急其本可也。不如是，未見適於時也。

凡此三務，是其最急。又有號令之不一，任責之不明，當亦速變者也。至於學者策之經義當矣。然九經言數十萬餘，注義累倍之，旁又貫聯他書，學而記之乎，雖明者不能盡也。今欲通策之，責人之所必不能也。苟然，則學者必不精，而得人必濫。欲反之，則莫若使之人占一經也。夫經於天地人事，無不備者也，患不能通，豈患通之而少邪！況詩賦論兼出於他經，世務待子史而後明，是學者亦無所不習也。此數者，近皆為蔡學士道之，蔡君深信，望先生共成之。孟子稱：鄉鄰鬥，被發纓冠而往救之則惑。然觀孟子周行天下，欲以其道及人，至其不從而去，猶曰：王庶幾改之，則必召予。此其心汲汲何如也。何獨孟子然，孔子亦然也。而云云者，蓋以謂顏子既不得位，不可以不任天下之事責之耳。故曰：禹、稷、顏子易地則皆然是也，不得位則止乎？不止也。其止者，蓋止於極也，非謂士者固若狙猿然，無意於物也。況鞏於先生，師仰已久，不宜有間，是以忘其賤而言也。願賜之采擇，以其意而少施焉。

鞏閑居江南，所為文無愧於四年時，所欲施於事者，亦有待矣。然親在憂患中，祖母日愈老，細弟妹多，無以資衣食，恐不能就其學，況欲行其他耶！今者，欲奉親數千里而歸先生，會須就州學，欲入太學，則日已迫，遂棄而不顧，則望以充父母養者，無所勉從，此豈得已哉！韓吏部云：誠使屈原、孟軻、揚雄、司馬遷、相如進於是選，仆知其懷慚，乃不自進而已爾，此言可念也。失賢師長之鐫切，而與眾人處，其不陷於小人也其幾矣。早而興，夜而息，欲須臾愜然於心不能也。先生方用於主上，日入謀議天下，日夜待為相，其無意於鞏乎？故附所作通論雜文一編，先祖述文一卷以獻。先祖困以歿，其行事非先生傳之不顯，願假辭刻之神道碑，敢自撫州傭仆夫往伺於門下。伏惟不罪其愚而許之，以永賚其子孫，則幸甚幸甚。

鞏之友王安石，文甚古，行甚稱文，雖已得科名，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。彼誠自重，不願知於人，嚮與鞏言：“非先生無足知我也。”如此人，古今不常有。如今時所急，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，顧如安石不可失也。先生倘言焉，進之於朝廷，其有補於天下。亦書其所為文一編進左右，幸觀之，庶知鞏之非妄也。鄙心惓惓，其大抵雖如此，其詳可得而具邪。不宣。鞏再拜。

上蔡學士書

慶曆四年五月日，南豐曾鞏謹再拜上書諫院學士執事：朝廷自更兩府諫官來，言事者皆為天下賀得人而已。賀之誠當也，顧不賀則不可乎？鞏嚮靜思天下之事矣。以天子而行聖賢之道，不古聖賢然者否也。然而古今難之者，豈無異焉？邪人以不己利也，則怨；庸人以己不及也，則忌，怨且忌，則造飾以行其間。人主不寤其然，則賢者必疏而殆矣。故聖賢之道，往往而不行也，東漢之末是已。今主上至聖，雖有庸人、邪人，將不入其間。然今日兩府諫官之所陳，上已盡白而信邪？抑未然邪？其已盡白而信也，尚懼其造之未深，臨事而差也。其未盡白而信也，則當屢進而陳之，待其盡白而信，造之深，臨事而不差而後已也。成此美者，其不在於諫官乎！古之製善矣。夫天子所尊而聽者宰相也，然接之有時，不得數且久矣。惟諫官隨宰相入奏事，奏已，宰相退歸中書，蓋常然矣。至於諫官，出入言動相綴接，蚤暮相親，未聞其當退也。如此，則事之得失，蚤思之不待暮而以言可也，暮思之不待越宿而以言可也，不諭則極辨之可也。屢進而陳之，宜莫若此之詳且實也，雖有邪人、庸人，不得而間焉。故曰：成此美者，其不在於諫官乎！

今諫官之見也有間矣，其不能朝夕上下議亦明矣。禁中之與居，女婦而已爾，舍是則寺人而已爾，庸者、邪者而已爾。其於冥冥之間，議論之際，豈不易行其間哉！如此，則鞏見今日兩府諫官之危，而未見國家天下之安也。度執事亦已念之矣。苟念之，則在使諫官侍臣復其職而已，安有不得其職而在其位者歟？

噫！自漢降戾後世，士之盛未有若唐太宗也。自唐降戾後世，士之盛亦未有若今也。唐太宗有士之盛而能成治功，今有士之盛，能行其道，則前數百年之弊無不除也，否則後數百年之患，將又興也，可不為深念乎！鞏生於遠，厄於無衣食以事親，今又將集於鄉學，當聖賢之時，不得抵京師而一言，故敢布於執事，並書所作通論雜文一編以獻。伏惟執事，莊士也，不拒人之言者也，願賜觀覽，以其意少施焉。

鞏之友王安石者，文甚古，行稱其文，雖已得科名，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。彼誠自重，不願知於人。然如此人，古今不常有。如今時所急，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，顧如安石，此不可失也。執事倘進於朝廷，其有補於天下。亦書其所為文一編進左右，庶知鞏之非妄也。

上杜相公書

慶曆七年九月日，南豐曾鞏再拜上書致政相公閣下：鞏聞夫宰相者，以己之材為天下用，則用天下而不足；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，則用天下而有餘。古之稱良宰相者無異焉，知此而已矣。

舜嚳為宰相矣，稱其功則曰舉八元八凱，稱其德則曰無為而治者，其舜也與。卒之為宰相者，無與舜為比也。則宰相之體，其亦可知也已。或曰：舜大聖人也。或曰：舜遠矣，不可尚也。請言近之可言者，莫若漢與唐。漢之相曰陳平。對文帝曰：陛下即問決獄，責廷尉；問錢穀，責治粟內史。對周勃曰：且陛下問長安盜賊數，又可強對邪？問平之所以為宰相者，則曰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。觀平之所自任者如此，而漢之治莫盛於平為相時，則其所守者可謂當矣。降而至於唐，唐之相曰房、杜。當房、杜之時，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、岑文本，主諫諍則魏鄭公、王珪，振綱維則戴胄、劉洎，持憲法則張元素、孫伏伽，用兵征伐則李勣、李靖，長民守土則李大亮。其餘為卿大夫，各任其事，則馬周、溫彥博、杜正倫、張行成、李綱、虞世南、褚遂良之徒，不可勝數。夫諫諍其君，與正綱維、持憲法、用兵征伐、長民守土，皆天下之大務也，而盡付之人，又與人共宰相之任，又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，則房、杜者何為者邪？考於其傳，不過曰：聞人有善，若己有之，不以求備取人，不以己長格物，隨能收敘，不隔卑賤而已。卒之稱良宰相者，必先此二人。然則著於近者，宰相之體，其亦可知也已。唐以降，天下未嘗無宰相也。稱良相者，不過有一二大節可道語而已。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，真知宰相體者，其誰哉？

數歲之前，閣下為宰相。當是時，人主方急於致天下治，而當世之士，豪傑魁壘者，相繼而進，雜遝於朝。雖然，邪者惡之，庸者忌之，亦甚矣。獨閣下奮然自信，樂海內之善人用於世，爭出其力，以唱而助之，惟恐失其所自立，使豪傑者皆若素由門下以出。於是與之佐人主，立州縣學，為累日之格以勵學者；課農桑，以損益之數為吏升黜之法；重名教，以矯衰弊之俗；變苟且，以起百官眾職之墜。革任子之濫，明賞罰之信，一切欲整齊法度，以立天下之本，而庶幾三代之事。雖然，紛而疑且排其議者亦眾矣。閣下

復毅然堅金石之斷，周旋上下，扶持樹植，欲使其有成也。及不合矣，則引身而退，與之俱否。嗚呼！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，真知宰相體者，非閣下其誰哉！使充其所樹立，功德可勝道哉！雖不充其誌，豈愧於二帝、三代、漢唐之為宰相者哉！

若鞏者，誠鄙且賤，然常從事於書，而得聞古聖賢之道，每觀今賢傑之士，角立並出，與三代、漢唐相侔，則未嘗不歎其盛也。觀閣下與之反復議而更張庶事之意，知後有聖人作，救萬事之弊，不易此矣，則未嘗不愛其明也。觀其不合而散逐消藏，則未嘗不恨其道之難行也。以歎其盛、愛其明、恨其道之難行之心，豈須臾忘其人哉！地之相去也千里，世之相後也千載，尚慕而欲見之，況同其時，過其門牆之下也歟！今也過閣下之門，又當閣下釋衰冕而歸，非幹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，故敢道其所以然，而並書雜文一編，以為進拜之資。蒙賜之一見焉，則其願得矣。噫！賢閣下之心，非係於見否也，而復汲汲如是者，蓋其忻慕之誌而已耳。伏惟幸察。不宣。鞏再拜。

上範資政書

資政給事：夫學者之於道，非處其大要之難也。至其晦明消長、弛張用舍之際，而事之有委曲幾微，欲其取之於心而無疑，發之於行而無擇，推而通之，則萬變而不窮。合而言之，則一致而已。是難也，難如是。故古之人有斷其誌，雖各合於義，極其分，以謂備聖人之道，則未可者。自伊尹、伯夷、展禽之徒所不免如此。而孔子之稱其門人，曰德行、文學、政事、言語，亦各殊科，彼其材於天下之選，可謂盛矣。然獨至於顏氏之子，乃曰：“ 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，唯我與爾有是夫。 ”是所謂難者久矣。故聖人之所教人者，至其晦明消長、弛張用舍之際，極大之為無窮，極小之為至隱，雖他經靡不同其意。然尤委曲其變於《易》，而重復顯著其義於卦爻、彖象、係辭之文，欲人之自得諸心而惟所用之也。然有《易》以來，自孔子之時，以至於今，得此者顏氏而已爾，孟氏而已爾。二氏而下，孰為得之者歟？甚矣，其難也。

若鞏之鄙，有誌於學，常懼乎其明之不遠，其力之不強，而事之有不得者。既自求之，又欲交天下之賢以輔而進，由其磨礱灌溉以持其誌、養其氣者有矣。其臨事而忘、其自反而餒者，豈得已哉！則又懼乎陷溺其心，以至於老而無所庶幾也。嚮間而論天下之士，豪傑不世出之材，數百年之間未有盛於斯時也。而造於道尤可謂宏且深，更天下之事尤可謂詳且博者，未有過閣下也。故閣下嚮履天下之任矣。事之有天下非之，君子非之，而閣下獨曰是者；天下是之，君子是之，而閣下獨曰非者。及其既也，君子皆自以為不及，天下亦曰範公之守是也。則閣下之於道何如哉！當其至於事之幾微，而講之以《易》

之變化，其豈有未盡者邪？夫賢乎天下者，天下之所慕也，況若鞏者哉！故願聞議論之詳，而觀所以應於萬事者之無窮，庶幾自寤以得其所難得者，此鞏之心也。然閣下之位可謂貴矣，士之願附者可謂眾矣，使鞏也不自別於其間，豈獨非鞏之誌哉！亦閣下之所賤也。故鞏不敢為之。不意閣下欲收之而教焉，而辱召之。鞏雖自守，豈敢固於一邪！故進於門下，而因自敘其所願與所誌以獻左右，伏惟賜省察焉。

上齊工部書

鞏嘗謂縣比而聽於州，州比而聽於部使者。以大較言之，縣之民以萬家，州數倍於縣，部使者之所治十倍於州，則部使者數十萬家之命也，豈輕也哉？部使者之門，授天子之令者之焉，凡民之平曲直者之焉，辨利害者之焉。為吏者相與就而質其為吏之事也，為士者相與就而質其為士之事也。三省鄰部之政相聞、書相移者，又未嘗間焉，其亦煩矣。

執事為部使者於江西，鞏也幸齒於執事之所部，其飾容而進謁也，敢質其為士之事也。

鞏世家南豐，及大人謫官以還，無屋廬田園於南豐也。祖母年九十餘，諸姑之歸人者多在臨川，故祖母樂居臨川也，居臨川者久矣。進學之製，凡入學者，不三百日則不得舉於有司。而鞏也與諸弟循僑居之，又欲學於臨川，雖已疏於州而見許矣，然不得執事一言，轉牒而明之，有司或有所疑，學者或有所緣以相嫉，私心未敢安也。來此者數日矣，欲請於門下未敢進也。有同進章適來言曰：“ 進也。執事禮以俟士，明以伸法令之疑。適也寓籍於此，既往而受賜矣。 ”尚自思曰：鞏材鄙而性野，其敢進也歟？又自解曰：執事之所以然，伸法令之疑也。伸法令之疑者，不為一人行，不為一人廢，為天下公也，雖愚且野可進也。是以敢具書而布其心焉。伏惟不罪其以為煩而察之，賜之一言而進之，則幸甚幸甚。〈公世家南豐，因奉祖母居臨川。維時建昌隸屬撫州。祖塋廟祀在南豐，其後裔世居查溪。〉

與撫州知州書

士有與一時之士相參錯而居，其衣服、食飲、語默、止作之節無異也。及其心有所獨得者，放之天地而有餘，斂之秋毫之端而不遺；望之不見其前，躡之不見其後；巋乎其高，浩乎其深，燁乎其光明；非四時而信，非風雨雷電霜雪而吹噓澤潤；聲鳴嚴威，列之乎公卿徹官而不為泰，無匹夫之勢而不為不足；天下吾賴，萬世吾師，而不為大；天下吾違，萬世吾異，而不為貶也。其然也，豈翦翦然而為潔，幸幸然而為諒哉？豈沾沾者所

能動其意哉？其與一時之士相參錯而居，豈惟衣服、食飲、語默、止作之節無異也，凡與人相追接、相恩愛之道，一而已矣。

若夫食於人之境，而出入於其裏，進焉而見其邦之大人，亦人之所同也，安得而不同哉？不然，則立異矣。翦翦然而已矣，幸幸然而已矣，豈其所汲汲為哉？鞏方慎此以自得也，於執事之至，而始也自疑於其進焉，既而釋然。故具道其本末，而為進見之資，伏惟少賜省察。不宣。鞏再拜。

與孫司封書

運使司封閣下：竊聞儂智高未反時，已奪邕邑地而有之，為吏者不能禦，因不以告。皇祐三年，邕有白氣起廷中，江水橫溢，司戶孔宗旦以為兵象，策智高必反，以書告其將陳拱。拱不聽，宗旦言不已。拱怒，詆之曰：“ 司戶狂邪！ ”四年，智高出橫山，略其寨人，因其倉庫而大賑之。宗旦又告曰：“ 事急矣，不可以不戒。 ”拱又不從。凡宗旦之於拱，以書告者七，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。度拱終不可得意，即載其家走桂州，曰：“ 吾有官守不得去，吾親毋為與死此。 ”既行之二日，智高果反，城中皆應之。宗旦猶力守南門，為書召鄰兵，欲拒之。城亡，智高得宗旦喜，欲用之。宗旦怒曰：“ 賊！汝今立死，吾豈可汙邪！ ”罵不絕口。智高度終不可下，乃殺之。

當其初，使宗旦言不廢，則邕之禍必不發。發而吾有以待之，則必無事。使獨有此一善，固不可不旌，況其死節堂堂如是，而其事未白於天下。比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伏節死難之臣，宗旦乃獨不與，此非所謂“ 曲突徙薪無恩澤，焦頭爛額為上客 ”邪？使宗旦初無一言，但賊至而能死不去，固不可以無賞。蓋先事以為備，全城而保民者，宜責之陳拱，非宗旦事也。今猥令與陳拱同戮，既遺其言，又負其節。為天下者，賞善而罰惡；為君子者，樂道人之善，樂成人之美。豈當如是邪？凡南方之事，卒至於破十餘州，覆軍殺將，喪元元之命，竭山海之財者，非其變發於隱伏，而起於倉卒也。內外上下有職事者，初莫不知，或隱而不言，或忽而不備，苟且偷托，以至於不可禦耳。有一人先能言者，又為世所侵蔽，令與罪人同罰，則天下之事，其誰復言耶！聞宗旦非獨以書告陳拱，當時為使者於廣東西者，宗旦皆曆告之。今彼既不能用，懼重為己累，必不肯復言宗旦嚮告我也。為天下者，使萬事已理，天下已安，猶須力開言者之路，以防未至之患。況天下之事，其可憂者甚眾，而當世之患，莫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言，而甚者或不敢言也。則宗旦之事，豈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視聽，顯揚褒大其人，以驚動當世耶！宗旦喜學《易》，所為注有可采者。家不能有書，而人或質問以《易》，則貫穿馳騁，至數十家，

皆能言其意。事祖母盡心，貧幾不能自存，好議論，喜功名。鞏嚐與之接，故頗知之。則其所立，亦非一時偶然發也。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，至為世所指目，此固一眚。今其所立，亦可贖矣。

鞏初聞其死之事，未敢決然信也。前後得言者甚眾，又得其弟自言，而聞祖袁州在廣東亦為之言，然後知其事，使雖有小差，要其大概不誣也。況陳拱以下皆覆其家，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遁，則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。以其性之喜事，則其有先言之效亦可知也。以閣下好古力學，誌樂天下之善，又方使南方，以賞罰善惡為職，故敢以告。其亦何惜須臾之聽，尺紙之議，博問而極陳之。使其事白，固有補於天下，不獨一時為宗旦發也。伏惟少留意焉。如有未合，願賜還答。不宣。鞏頓首。

再與歐陽舍人書

鞏頃嚐以王安石之文進左右，而以書論之。其略曰：鞏之友有王安石者，文甚古，行稱其文。雖已得科名，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。彼誠自重，不願知於人。然如此人，古今不常有。如今時所急，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，顧如安石，此不可失也。書既達，而先生使河北，不復得報，然心未嘗忘也。近復有王回者、王向者，父平為御史，居京師。安石於京師得而友之，稱之曰“有道君子也”，以書來言者三四，猶恨鞏之不即見之也，則寓其文以來。鞏與安石友，相信甚至，自謂無愧負於古之人。覽二子之文，而思安石之所稱，於是知二子者，必魁閎絕特之人。不待見而信之已至，懷不能隱，輒復聞於執事。三子者卓卓如此，樹立自有法度，其心非苟求聞於人也。而鞏汲汲言者，非為三子者計也，蓋喜得天下之材，而任聖人之道，與世之務。復思若鞏之淺狹滯拙，而先生遇甚厚，懼己之不稱，則欲得天下之材，盡出於先生之門，以為報之一端耳。伏惟垂意而察之，還以一言，使之是非有定焉。回、向文三篇，如別錄。不宣。鞏再拜。

此宋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